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GUIZHOU MINZUXUEYUAN XUESHUWENKU

贵州少数民族 口述传播史研究

GUIZHOU SHAOSHUMINZU

KOUSHU CHUANBOSHIYANJIU

蓝东兴 © 著

民族出版社

贵州少数民族 口述传播史研究

蓝东兴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州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蓝东兴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5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766 - 7

I. ①贵… II. ①蓝…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
口述历史学—研究—贵州省 IV. ①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954 号

贵州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

著 者: 蓝东兴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吴灵芝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8001 (传真)

010-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3.125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766 - 7/K·1918 (汉 104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本书获 2009 年度贵州民族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任：高万能 吴大华

副主任：刘胜康（常务） 唐建荣 郁钟铭 杨昌儒 吴晓萍

委员：	金明仲	何彪	徐晓光	王芳恒	杨正万
	任达森	张艾清	白明政	龙耀宏	范元祝
	贺义宁	龙潜	王建山	岑燕坤	喻野平
	洪震声	谢兵	肖唐金	郭頌	倪绍勇
	龚锐	石开忠	王林	吴有富	贺华中
	韦宗林	周相卿	汪文学		

办公室主任：金明仲（兼）

工作人员：柳远超 柳斌 童健 刘超祥 黄静

目 录

第一章 口述·传播·文化 / 1

- 一、口述传播的概念厘定 / 2
- 二、口述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 10
- 三、口述传播与民族语言传承 / 19
- 四、研究口述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 34

第二章 口述传播研究的区域选择 / 45

- 一、口述传播的区域性 / 45
- 二、口述传播与方言 / 72
- 三、贵州是研究口述传播的理想区域 / 83

第三章 在口述传播中抚摸历史 / 99

- 一、口述传播的历史嬗变 / 100
- 二、对口述传播嬗变的传播学考察 / 130

第四章 口述符号与符号口述 / 159

- 一、少数民族口述传播的符号特征 / 161
- 二、口述传播中符号编码、解码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 169
- 三、口述传播中符号解码的意义共通性 / 198
- 四、口述传播有时候就是符号的传播 / 214

第五章 口述传播中的生活 /218

- 一、口述传播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219
- 二、口述传播的活动中承载着生活的信息 /246
- 三、口述传播的文本中包含大量生活信息 /255

第六章 生活中的口述传播 /281

- 一、口述传承的方式 /281
- 二、口述传播的功能 /341

第七章 口述传播的未来与未来的口述传播 /355

- 一、口述传播的未来 /355
- 二、未来的口述传播 /369

参考文献 /409

第一章 口述·传播·文化

在人类没有文字的时代和地方，口述是传播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和方式。在口述盛行的时代和地方，口述是文化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因口述而广泛传播，传播因口述而内容丰富，形式生动。

自从人类有了口述，就有智者把它作为传播工具在作形而下的思考，努力开发它的功能，利用它为信息交流服务。自从口述被作为人类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方式之后，就有哲人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在作形而上的分析，探究它的文化意义，揭示它给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层影响。

今天，世界已经进入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许多学者对大众媒介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此相比，历史悠久且至今仍广泛存在的口述传播，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显得不够。

本书选择口述传播作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意义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在大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也要对人际传播、口语媒介加大研究力度。因为人际传播普遍存在，口语媒介经常使用，而且在大众传播中，口语仍然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大众传播仍然需要人际传播加以延伸。同时，因为大众传播的兴盛，口述传播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与大众传播之间有冲突，也互相借鉴。这种研究无疑会进一步推进大众传播的研究深度，拓宽

大众传播的研究视野。

二是我们在强烈感受大众传播和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传播快捷、资讯丰富、沟通简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产品多样、消费方式多样的同时，看到了多彩灿烂的民族风情、悠久的传统文化正在快速消亡，看到了民族和宗教的冲突时常在世界各地发生，强权政治还在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迫在眉睫。尊重各民族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而在文化选择、价值观选择等方面还缺少应有的宽容。口述传播是一种古老的传播方式，我们应该对这种包含丰富内容、积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示尊重，也应该对它面临现代传媒和现代生活方式严重冲击下的命运表示极大关注。

一、口述传播的概念厘定

传播，就是信息的流动。在传播学中，“传播”特指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口述既是在传播具体的文化信息，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传播形态中的一种。

人类社会既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还得保持种的延续——人自身的生产。人类在生产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关系，需要思想和情感交流、劳动合作、产品分配、生产技能传授，因此，必然会存在传播。

但是，人类的传播活动不同于动物，是运用符号的传播。虽然在漫长的人类早期阶段的传播也借助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简单的发音，但是人类却赋予它特定的意义，使之具备了符号的功能。当语言形成以后，实现了语言符号与被表达的客体分离，口语表达成为人类独有的传播方式，人类完全摆脱了动

物的传播状态。口语不仅用来交流日常变动中的信息，还用来传递社会认同的稳定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类最早使用的不同于动物的传播方式就是口述，这种传播方式产生于人类诞生之日，至今仍是最普遍、最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

本书既然叫“口述传播史研究”，那就得从“口述传播”的概念厘定开始。对一个名词下定义，最通常的途径是从明确它的外延，指出它的特质入手。对于“口述传播”这一研究对象来说，直接下定义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先弄清“口述传播”与“口语传播”、“口述史”的区别。

1. 口述传播与口语传播的比较

“口语传播”的含义很好理解，就是以口头语言为媒介而进行的人际交流。换句话说，指运用口头语言传递或表达信息，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述为 Oral Communication。其内容带有随意性，它是纯粹个人的思想情感的自由表达（free expression），完全可以从个人角度出发，陈述个人的信息。它与“文字传播”构成对应的两个概念，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口述”。

口述是信息交流的最便捷、最常见的方式，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或途径，甚至可以说：口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我们说口述是一种文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口述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口述体现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时代风貌和社会景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交往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社会不复存在，文化也就不复存在。口述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口述又总是反映着特定的文化。

作为个体的人，谁都希望自由地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但是，人又生活在群体中，阶级社会的人又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社会组织的束缚，其言论和行为总是受限制的。如果超出了规范，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说话人来讲，难以做到“言必由衷”。从受话人来讲，也不能简单地以为“言为心声”。事实证明，“祸从口出”的事件在每一个时期都屡见不鲜。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一方面在利用口述为自己、为社群、为集团和阶级服务，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另一方面，拥有权力的个人和组织也总是竭力消弭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对口述的利用和限制一直都存在于传播活动之中，二者共同构成口述传播的历史。西周末期的厉王对指责他的臣民残酷镇压，人们即使在途中相逢也不敢说话，只能“道遇以目”。秦始皇认为儒生对他是“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于是将敢于议论朝政的儒生坚决坑杀。但是“防口甚于防川”，堵住人们的口却堵不住人们的心，一旦民心背向，任何强大的政权和统治者都注定走向败亡。因此，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提倡“察民情，观民风”，派遣官员深入民间采风，搜集民间的歌谣、俚语、俗谚，在朝廷号召“广开言路”，提倡“从谏如流”，把各种渠道的口述作为自己政治得失的风向标。

贵州的少数民族今天主要聚居在偏远的山区，虽然在西汉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夜郎、漏卧、且兰等邦国，后来还出现罗殿、自杞等独立政权，但是直到清廷“改土归流”之前，他们大多“无君长”，“自古未归王化”。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口述几乎没有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的内容，更多的是表现自然环境险恶、祖先勤劳勇敢、神力莫测、鬼怪可恶等内容，表达着对祖宗的敬仰、对神鬼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团结互助的歌颂。尽管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口述表

现出来的是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对生活的赞美和情感的讴歌。在所有的口述中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在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口述中，原生态的古歌和传说没有儒家的伦理道德纲常，其人伦特别强调“同姓不婚”、“等级内婚”，它要么反映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要么反映“姑舅表婚”的悲剧。而现存的一些民间故事或戏剧中宣扬的“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思想，其文本要么是在原生口述基础上改编的“复合型文本”，要么是在中原封建文化传入后创造的文本。从文本的内容可判断其产生的时间，也大致能推断口述传播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一大批反映阶级对抗和民族仇恨的口述大量出现，则显然是中央王朝统治以后政治急剧变革的产物。

第二，口述运用口头语言。口头语言不仅是表达信息的媒介，而且它本身就是信息，也是一种文化。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传播学教授菲利普森认为，任何语言社区的传播实践都是模式化的或者说是系统化的，它们受制于一些行为规范和解释规范，^① 规范就是文化。按照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观点，每一种媒介发出的信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是速度，或是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会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在他看来，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无论传播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媒介形式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并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媒介和信息不可能截然分开。例如口述，它就是人类处于部落组织阶段的传播，它构成部落文化。在部落世界里，人们使用

① 周鸿铎主编：《文化传播学通论》，41页，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的是口耳相传的交流方式。部落人在面对面口耳相传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全部调动，全身心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例如祈祷、诅咒和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非常丰富，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世界。当拼音文字出现后，打破了感官的平衡，使感观分裂，并造成了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加速了部落人到“文明人”的疏离过程，使人类进入了“非部落化”的阶段。而电视机普及，更使人们封闭在狭小空间中，使他们变成了“电视人”和“容器人”。

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中，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了伴随着电视机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他们在印刷媒介环境中长大的祖辈、父辈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容器人”，是日本的另一位学者中野收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里提出的，他用“容器人”形象地描述现代人的行为特点。他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他人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们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便成了人与人交往的最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由，对任何外部强权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他们很容易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烦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

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而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正是“容器人”心理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日本的几位学者，他们共同的意见是：媒介在传播中能产生巨大作用，甚至能在许多情况下决定传播效果；媒介本身形成文化，能超越传播内容去影响受众。传播者总是在寻找最适合媒介承载的内容，接受者总是在其所处的时代最普遍的媒介中获得信息。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媒介，标志性媒介传播的信息营造着时代文化，时代文化深刻影响着使用者，媒介使用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者。

无数事实都证明了媒介的发展改变着社会结构，也改变着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现代社会，人们传递或获取信息已经打破区域限制和社会分层，完全可以利用高科技的媒介快速传播，不同区域和阶层的人们完全可以共享同一信息；传播文化不仅是思想、观念、技术等交流活动，更是一个产品生产和消费活动，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在口语传播的时代和区域，人们是经验式的直接交流，交流的范围在家庭、邻里、村落、社区，交流的方式和内容都是共同接受、彼此认可的。人们在交往中，运用口述进行表达，表达的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礼俗文化和生产技术，是在松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中，是在日常的生活化的节奏和氛围中，是在信息闭塞和社会结构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了共同的文化范式和文化内涵。

口述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口述传播，就是“口语传播”。本书所研究的是狭义的口述传播，特指运用口头语言进行的有明确目的的信息传播，其信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传播形式具有程序性，用英语则应表述为 Oral Heritage。它通常超越个人经验，是集体共有的。即使是在口述本民族、

本社区、本家族的历史，或者某种禁忌、某个生产技艺，它也赋予了“公众”（public）的内涵。口述传播的内容，无论其是否反映了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最根本的特点是：这种表述是超个人的。如果父母教育孩子时用的是歌谣、谚语或神话传说，如果部落首领是用古歌、古理在宣读公共传统，如果宗教人物用咒语、经书在事神、布道，如果老人用传奇故事在介绍历史，如果青年男女用当地的情歌在表达爱恋，如果人们用山歌、苦歌等在抒发感情……那么，就具有了口述传播的特征，因为传播的内容超越了个人的经验，其文本不是纯粹的个人创作，其信息的使用符号、编码规则、传播手段都是“公众”所认可的。

人类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之中，总有一些共同遵守的伦理和禁忌要让人知晓，总有一些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明、积累的知识有待传承。诸如此类的稳定性信息，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和地方，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口述传播是人类社会在语言产生之后出现的信息传播方式。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任何人群和民族都会使用语言，因此也可以说：口述传播在人类早期便已出现，并且广泛使用最便捷、最经常的信息交流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语言的产生催生了口述传播，文明的传承从口述传播开始的。

2. 口述传播与口述史的比较

口述传播不同于口述史（Oral History）。口述史既不是指“口述”这种传播方式的历史，也不是指通过“口述”所反映的历史，它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学术概念，特指人类社会记录自己过去的方式，是与文字记录的历史相区别的一种信息存贮手段。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 Donald A. Ritchie 说：“那些能够被

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简言之，口述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种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① 我们不妨把二者的区别归纳为以下几点：（1）虽然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但是只有把口头叙述的历史最终转换成物化的录音或录影，它才成为科学意义上的口述史。而口述传播没有经过录音或录影转化，仍然是非物态的。（2）口述史最终走进图书馆或档案馆，而口述传播存在于传者（sender）与受众（audience）的口头信息交流活动之间。（3）口述传播是传者主动地发布信息，是传者先想好了再向受众说，传者居于支配地位，而口述史是访谈者先设计好提问的方案，然后由受访者根据提出的问题来作出回答，提供信息的一方处于被支配地位。在口述传播过程中，人们叙说的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在口述史活动中，是通过访问者的提醒和暗示，叙述者被唤起对往事的记忆，说出访问者认为重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未必就是从事口述历史的叙说者认为具有关联性的内容。（4）口述传播的传者是在讲述、吟唱自己熟悉而且感兴趣的内容，传播是否顺利的关键在于受众对信息的解码；而口述史是访谈者需要获得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内容，受访者对需要提供的信息不一定都有准确又完整的记忆，也不一定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真实表述，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受访者对信息的编码。在口述历史的时候，同一件事可

^① [美] 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2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能被不同的人表述得大相径庭；而在口述传播中，可能几代人讲唱的内容和腔调没有什么变化。(5) 口述传播活动通常有民俗意义的时间、场合，口述者对仪式和传统负责，核心价值固然在乎传什么，但是更在乎怎样传播，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都具有价值。而口述史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一般都是由访谈者选定，核心价值在于获得访谈者想要知道的信息，特别讲究提问的技巧性、科学性，表述的真实性，记录的准确性，特别强调对历史事实负责。(6) 口述史的内容不一定是公共的意识或群体的记忆，它很可能是纯个人的，而口述传播的内容一定是社区或族群的记忆。(7) 口述传播是世俗的生活活动，在人类社会早期即已出现，其历史悠久，口述史则是一项学术活动，它是在录音和影像技术发明之后出现的。

二、口述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3 年在巴黎签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口述（Oral）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保护范围。口述传播既是口述的一部分，更是一种习俗。作为一种习俗，它就是文化。

1. 口述传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港中文大学吉兆申、雷竞璇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口传非物质人文遗产杰作”国际荣衔公告》中，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口传人文遗产”（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此公告将荣衔授予：（一）民俗及传统表现形式——诸如语言、口

传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仪式、风俗及工艺技能。
(二) 文化空间——集中展演民俗及传统文化活动（如说书、仪式、集市、节日活动等）的场所，或定期举办活动（如每日的仪式、每年一度的游戏等）的地方。”^① 在这个定义的表述中，明确地指出口传人文遗产既包括口述的内容和形式，还包括口述活动的场所和环境。

在将英文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翻译成中文时，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专家给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下的定义是：“各民族所传承的各种文化程式，以及与之相关并由各民族继承发展而成的知识、技艺和创造力；其创造的成果；以及为使此类文化程式得以继续保存而需具备的各种资源、空间和社会、自然条件。此类文化程式使现存社群对历代先辈产生一种相连延续之感，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保障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力也同样重要。”在这个定义中，我们注意到：很强调口述者的身份具有公众性，他一定是某个社群（communities）在文化上认同的；特别突出传播的内容在该社群中具有继承和延续；不能忽视传播过程和传播环境；把传播效果作为一项重要参数。在这个定义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口述传播被视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口述传播被看成是学习技艺、继承文化、维系传统的必要措施。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文明昌盛，传统文化日渐沦落，人们在享受丰足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强烈感受到精神家园的丧失，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面临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现代新媒介的不断发明和广泛使用，依靠口述方式传承的

^① 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现状与讨论》，2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